

豫

章

叢

書

第一〇五冊

張

華

英

書

卷一百一十五

文
標
集

丁巳仲秋
于南昌退廬

子發諱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三年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歙州刺史歿後三百年郡人許衷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年矣會建安邵公來守是邦崇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于職也旣授以雲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二十六篇於劉松宜陽集得閱城碑震出記於古廟嵌巖中得

劍贊於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爲
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從其舊附以成應元舉榜
祖擇之梅聖俞諸公盧石題詠鏤木於郡庠以貽永
久又論其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
好學器識宏邁而濟之以瑰奇拔出之才故其爲文
馳騁上下偉麗可觀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
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
知當衛公再主魁柄炙手可熱子發廷試第一稍自
求顯何爵不縻而乃韜晦州縣屢從外辟未嘗奔走
於形勢之途迨咸通初通籍金闥出任牧守獻賦進

狀結知九重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大用然比於阿
附而得富貴至於失勢頓挫一跌而不振者蓋有間
矣則子發雖久窮亦何恨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盧
狀元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豁
然有昂霄聳壑之志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
學者不志於古人則已儻有志焉舍子發其誰與歸
宋紹興庚辰袁州教授南城童宗說序

文標集卷上

唐 袁州 盧肇 子發

海潮賦 并序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
君子所未究之理將爲之辭猶憚夫有所未
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歷象日
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
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
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
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

及時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
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
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
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
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
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
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
夜復焉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
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

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
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
速盈虧之勢與日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
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適於至陽
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
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
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朏
其朧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
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
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其謬乎夫日之入海

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於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見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

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
敢衙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
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

立天之道施至陽之元精

謂日也

作寒暑與晦明載穹崇以高步涉浩濛而下征

廻龜鳥於兩至

冬至日在南斗元武之體故云龜夏至日在東井朱雀之體故云鳥

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

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乎虞泉

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鱗

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爲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

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孽昧遺羞乎後代曾未
知海潮之生今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
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
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
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
分陰分陽陽爲日故節之以分至啟閉陰爲水故霏
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蹟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
居其中而不察乎沙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
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
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

洪濤之所鼓胡爲乎歷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

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

諸家不言及海潮之由也

於是欲挾其

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

差纓溟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潮

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

合之外洪波無所洩

但隨二至升降而已

識四海之內至精有

所儲

元氣常運萬物自成

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

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

其爲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爲壯也欲乎其沆沆

矣其增其贏其難爲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

洶湧湏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

謂地浮於水半天在水外也

圓天而勢齊

謂陰陽上下各一半也

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

有譏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

始作潮也

抗雄威

之獨燥卻眾柔之繁溼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

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邱浮而迭起

飛沫電颺以驚急且其日之爲體也若熾堅金圓徑

千里

周髀法曰日徑千里周三千里

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

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瀾沸渭以四

起故其所以凌鏖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鏖如

嬰巨鑊艸兮不可探乎流澌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

齟齬其始也漏光逆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尙隱帶

餘霞而未殘

一作珍

其漸沒

虎茵反

今若后羿之時平

林載馳驅貙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翼

鑠忽劃礫而齏

此何反

齏

意其反齒露不齊之貌

其少進也若兆

人續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蹙轂相摩錯闔闔澶漫凌

强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

將極也滔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眾定足不得駭然

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判懾仁

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巘斷若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

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元先生諷之曰